

魏書二

三國志二

文帝紀第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魏書生于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  
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  
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  
善騎射好擊劔舉茂才不行 獻帝起居注曰建  
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  
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



免溫官

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

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辰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輟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  
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籟之禁輕關  
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  
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  
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

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  
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  
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  
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

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般登默而  
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尙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  
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  
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  
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  
遣歸家

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  
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

天厯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 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尙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竝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

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惛薨

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 孫盛曰在禮

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于其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

魏畧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

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

三國志 魏書 二  
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  
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  
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  
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  
兵革也

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  
則討進斬之華降

華後爲兖州刺史見王凌傳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

庚午遂南征

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  
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  
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  
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  
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  
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  
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  
功業可成而今剏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  
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于累卵昔夏

啟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  
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  
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收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  
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  
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  
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兵也堯有衢  
室之間者下聽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  
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

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  
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

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  
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  
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  
居漢陽郡

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  
卽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卽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  
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  
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眾襁負其子而入豐

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愔

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啟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于羣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二十一  
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積于百代  
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陳晉襄墨纒而三帥爲  
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旣追漢制替其大禮  
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  
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  
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  
世之期促也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  
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  
槨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

槥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爲槥應  
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槨應璩百一詩曰槥車在  
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  
觀洪槨而念槥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  
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  
察民心炎精之數旣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  
旣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  
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



三國志 魏書二  
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

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

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子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

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  
協或欲西通魯卽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  
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  
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  
敢顯言殿下卽位初年禎祥眾瑞日月而至有命  
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淵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  
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  
爲諂况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  
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  
服兆應竝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

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  
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  
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晔尙書令桓階尙書陳矯陳  
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  
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  
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  
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  
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識是天之  
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  
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

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於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

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今效見

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  
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  
以雜文一本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  
嗣少時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  
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 聖聰明  
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  
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  
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竝光日居下  
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  
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

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  
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  
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于八百  
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  
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二一本  
作四百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  
于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  
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  
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  
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

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一本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巳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卽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于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眾瑞竝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

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鵠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并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竝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

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

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違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掉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陟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尙書令桓階尙書

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  
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合書懇切允  
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  
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  
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  
洛之書著于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  
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  
于前失道數盡者迭廢于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

所壞而說蔡墨雷瑛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  
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  
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旣去漢而爲魏  
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  
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  
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  
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于前  
世與漢竝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  
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顛顛咸注嘉願  
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

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于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厯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眾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尙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祜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

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厯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竝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顛顛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



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尙保斯質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柏成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于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其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

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乙卯間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尙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

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  
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闔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獍劫  
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  
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  
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  
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  
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  
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厯數實在爾躬昔虞舜  
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  
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

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  
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  
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尙書令  
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  
明之德厯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  
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  
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  
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尙書令等又  
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  
之威不敢怠違便卽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

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  
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  
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  
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  
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  
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一本作歡靡不得所  
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  
已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  
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  
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

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爲讓  
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  
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  
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  
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  
且顏燭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  
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  
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  
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  
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

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告羣僚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

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貽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于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

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  
見眾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  
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  
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  
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旣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  
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  
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  
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  
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

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  
等敢以死請令曰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  
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艸木日月  
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  
浴立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  
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  
寡者未嫁權備尙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  
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  
歌日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于高巢餘糧未  
可以宿于田畝人事未備至于此也夜未曜景星

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  
階庭蕙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  
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  
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  
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眾事  
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  
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  
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  
厯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  
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

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  
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  
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  
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開命五內驚震精  
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  
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  
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  
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  
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  
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厯數之諮應選授之

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龔士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鵠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鵠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鵠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鵠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

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也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

項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  
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于堯舜授受  
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  
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愆色舜發隴畝而  
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  
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  
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  
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  
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  
謹案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

卽尊之驗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  
易慮以時卽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  
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  
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  
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  
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  
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  
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  
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眾  
不順逆天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



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識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  
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眾不可拂且重華  
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  
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  
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祇奉天心焉於是尙書  
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爲天  
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  
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  
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  
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

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  
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  
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  
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勅  
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  
讓而不見聽何汲汲于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  
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  
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  
大麓舜之命禹立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  
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况臣頑

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慙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于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

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慙數于詔冊喻符運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

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  
答天下嚮應之望焉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  
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  
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  
等宣敍眾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  
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  
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  
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敍而  
陛下性秉勞謙體尙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  
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

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  
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  
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  
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  
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  
以或遜位而不恡或受禪而不辭不恡者未必厭  
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  
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  
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  
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

稍以陵遲泊乎孝靈不恆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  
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  
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旣沒則禍發宮庭寵勢竝  
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  
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旣往莫之  
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旣  
願禮禪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  
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  
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悽悽  
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脩受禪之禮副

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  
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  
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  
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已  
已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勲乃受禪  
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臣以  
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  
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  
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  
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

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歆太尉詡御  
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  
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  
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  
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  
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  
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  
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  
歸二女而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  
節尙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

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  
則重華必忿憤于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于會  
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于商陵之立宮矣是以臣  
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闡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  
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爲之邱墟當是之時四  
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  
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  
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  
造于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  
隱視之如傷懼者宐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飢者

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  
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  
布政未朞人神竝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  
土則挺芝艸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  
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  
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  
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  
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  
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  
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

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  
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  
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  
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  
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  
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  
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一本裘妻作珍  
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  
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庚午冊  
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觀歷

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  
我漢命乃眷北顧皇帝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  
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色而王遜位至于三  
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  
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  
于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顓喻王其速陟帝位  
以順天人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  
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  
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  
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

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  
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旣固厥德不回漢氏衰  
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  
古之占百姓協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卽  
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  
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  
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  
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

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  
瀆曰皇帝臣不敢用立牲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  
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  
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  
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  
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  
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  
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于蠻夷君長  
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  
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

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  
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  
有神尙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高遂制詔  
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  
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  
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  
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  
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于寶搜神記曰宋大夫  
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



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  
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  
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  
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  
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  
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  
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  
臣京都有事于太廟故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  
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

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  
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  
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  
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  
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  
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  
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  
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  
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尙黃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  
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  
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雜爲洛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  
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  
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  
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

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

爲脫

一作誤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  
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  
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  
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  
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  
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

平郡

魏畧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

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

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

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  
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  
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  
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  
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  
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  
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

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己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  
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  
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使使杖入又可使著  
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  
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  
臣遂稱足孳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卽王位欲以爲  
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  
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  
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

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  
八十四以六年薨子脩事見陳思王傳  
以穀貴罷五銖錢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  
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  
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  
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  
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  
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  
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

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  
有如此也

巳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  
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  
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  
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  
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  
糾故不以實者

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

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枸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卽彼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卽也皆叩塞門來服從

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

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爲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鄆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

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邵等三百一十八人

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  
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于承光殿權郤  
等人人前自陳帝爲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  
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  
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卽日  
召使驂乘及封史郤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  
軍郎將百餘人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  
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  
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

誅之

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  
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  
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  
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  
周苟以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親疎之授至公一  
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或二漢之季世王道陵  
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  
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  
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發一概

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

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

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棨存不忘亡也

棨音扶歷

反

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

者曰棨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

呂氏春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舜葬于紀市廛不

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

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

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

知豕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

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

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

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

季孫以璵璠斂孔子厯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

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



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邱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

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

央大星

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

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鷓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儔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高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  
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  
祠于郊 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尙書盧毓議祀  
厲殊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  
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

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  
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  
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

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  
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  
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  
林園 臣松之按芳林園卽今華林園齊王芳卽  
位改爲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  
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  
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  
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  
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  
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  
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

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  
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  
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于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  
聖人之遺教豈爲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  
議輕刑以惠百姓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  
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  
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  
疾苦貧者振貸之

魏畧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  
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

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尙書令潁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尙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畱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尙書事皆假節鼓吹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

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  
湯戈矛成山林立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  
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  
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  
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  
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  
詩悠悠多憂傷

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  
陽王鑿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  
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  
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  
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  
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  
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  
于嘉福殿時年四十

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

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  
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

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  
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  
敬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  
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鄧  
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  
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  
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  
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  
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  
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

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  
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朝聞  
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  
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  
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  
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勲季嗣  
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  
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闕爾無聞  
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厯簡聖授賢乃眷大  
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

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  
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  
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  
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  
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  
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  
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  
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  
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  
根黃屋翠葆龍鱗紉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

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  
鄰朱旗所剿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  
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烏殪江岷權若涸魚乾  
腊鱗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  
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  
龜凌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  
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  
英甘露澱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  
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尸蒙慈  
爰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石



紀勲兼錄眾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勲  
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  
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  
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  
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高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  
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  
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  
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德隱鳳大行翔之疏狄  
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  
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爰

如何奄忽推身后土俾我烝烝靡瞻靡顧嗟嗟皇  
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  
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翔立宇基  
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台山同陵不樹不疆  
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  
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  
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  
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旣疾兮感容車之  
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  
昭晰兮歸立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闕闕

三國志 魏書 吳  
之長局咨遠臣之渺渺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  
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闕  
塞之嶢崢顧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  
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  
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  
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  
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  
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  
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

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  
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  
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  
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  
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著肅城門  
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  
立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  
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  
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

三國志 魏書 卷一  
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頒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

王儀表者如此 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竟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

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  
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  
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  
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  
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  
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  
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  
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  
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  
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

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  
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  
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  
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  
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  
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  
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  
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  
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  
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

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溲于意去其故

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王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

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  
靡不畢覽 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角時  
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  
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書二

三國志二

魏書三

三國志三

明帝紀第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  
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  
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  
帷幄好學多識特畱意於法理

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  
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

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  
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  
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不  
拜太子 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  
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箭以此  
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卽皇帝位  
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  
爵各有差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  
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旣  
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  
耳

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爲  
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  
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  
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  
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  
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

皇子冏爲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

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



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欲  
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  
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  
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  
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  
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  
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 魏略  
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  
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  
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

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

昔伊尹

一作摯

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

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

一作

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

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  
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  
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  
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  
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  
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一 魏書 三十一  
弛罔濶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  
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  
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  
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眾莫  
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  
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  
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眾臣或以爲待  
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  
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  
階夏侯尙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尙皆卒達自以羈

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  
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  
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  
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于寶晉紀曰  
達初入新城登白馬一作雲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  
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  
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  
之衢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  
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  
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  
今者自來旣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  
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  
五萬拒亮

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  
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  
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  
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  
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  
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爲亮仇敵  
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殫別趾適屢刻肌傷骨反  
更稱說自以爲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  
卽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  
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  
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  
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  
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

口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  
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  
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  
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  
士民諸爲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

魏略曰是時譎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邱  
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  
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  
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  
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  
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  
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  
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  
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  
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  
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  
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

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  
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  
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  
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  
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  
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  
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  
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  
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  
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

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  
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  
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  
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  
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  
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  
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  
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  
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  
時服且人生有處所一本有死復何在耶今去本

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敍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

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

已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

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

牛祠受禪壇 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祭一本作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眞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

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

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敬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



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與思其令  
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  
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  
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  
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  
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  
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  
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  
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諡安平哀王  
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  
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  
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  
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  
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  
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  
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

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一本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情等配饗之

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

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軻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尙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尙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

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 獻帝傳曰朗父

名宜祿爲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畱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 魏略曰朗游遨諸侯間

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卽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 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 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爲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太祖愛

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卽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

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駿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

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 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歟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

### 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尙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

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册贈璽紱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輶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立枵皇

師肇征迄于鵠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  
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啟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  
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  
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馭帝心  
乃仰欽七政府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  
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  
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  
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  
百王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  
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

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慙德可  
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  
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  
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盲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  
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謐奉成聖美以  
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  
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  
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  
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

三國志  
魏書  
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  
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  
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之  
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  
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  
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  
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  
體斃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  
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河六月征東將軍滿  
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  
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  
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  
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  
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  
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顛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  
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  
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  
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



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

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尙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尙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采恩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畱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

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權

三國志 魏書三  
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  
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甚不危殆且軍師  
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  
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  
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  
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  
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  
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  
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  
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

靡是務中尙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  
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  
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  
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  
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  
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  
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

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立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搜神記曰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  
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  
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  
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  
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  
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  
上言以畱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  
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  
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  
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

當取之 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  
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  
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  
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  
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  
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  
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  
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

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醕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

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在音仕於

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

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旅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尙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尙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立殷人尙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尙赤戎事乘騶牲用駢鄭立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卽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卽戎

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

三國志 魏書三  
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  
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  
厯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  
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尙書令陳矯爲司徒尙書左僕  
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  
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  
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  
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  
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  
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旣沒然後著  
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  
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  
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  
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  
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母邱儉率  
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  
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  
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散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畱



等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  
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  
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兖  
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  
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  
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  
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邱

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  
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  
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

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  
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  
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  
自有虞氏今祀圜邱以始祖帝舜配號圜邱曰皇  
皇帝天方邱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  
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  
曰皇地之祗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圜邱方邱二  
至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旂陽

卽卽音其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

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

折銅人重不可致畱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

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

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

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

善艸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漢晉春秋曰

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畱霸城

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

直士盡言于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

劉輔譬趙后于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

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

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

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

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

所不興也其功參倍于殿舍三公九卿尚書天下

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

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

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

三國志 魏書 三 明帝  
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旣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爲貝邱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于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旣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

三國志 魏書 三  
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  
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爲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  
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  
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  
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  
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  
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  
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  
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  
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

也  
有儲則無患矣母邱儉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爲司徒癸丑月犯心距  
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  
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浚虹浚音胡  
交反虹  
絳音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  
秋公邱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  
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蹈其上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三  
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脩禳禱之術以厭焉 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愔反攻守善羌侯宕葦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贊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愔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

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爲愔所破贊爲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

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  
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  
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  
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  
將軍曹爽代之

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  
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  
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  
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

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  
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  
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  
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  
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  
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  
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  
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  
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  
壅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

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  
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  
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  
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  
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  
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  
而歸第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  
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  
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  
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  
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  
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旣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旣  
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  
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  
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  
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  
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

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  
 令前抱宣王頸 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  
 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  
 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  
 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即日帝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  
 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

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  
 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癸丑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

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

臣料簡功能真偽不許一本作得相贊務絕浮華譖毀

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

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

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

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



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 孫盛曰聞  
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  
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  
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  
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  
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  
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  
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書三

三國志三